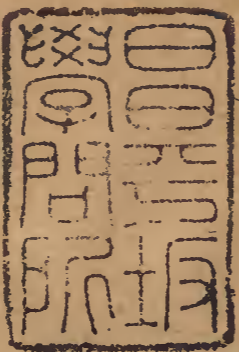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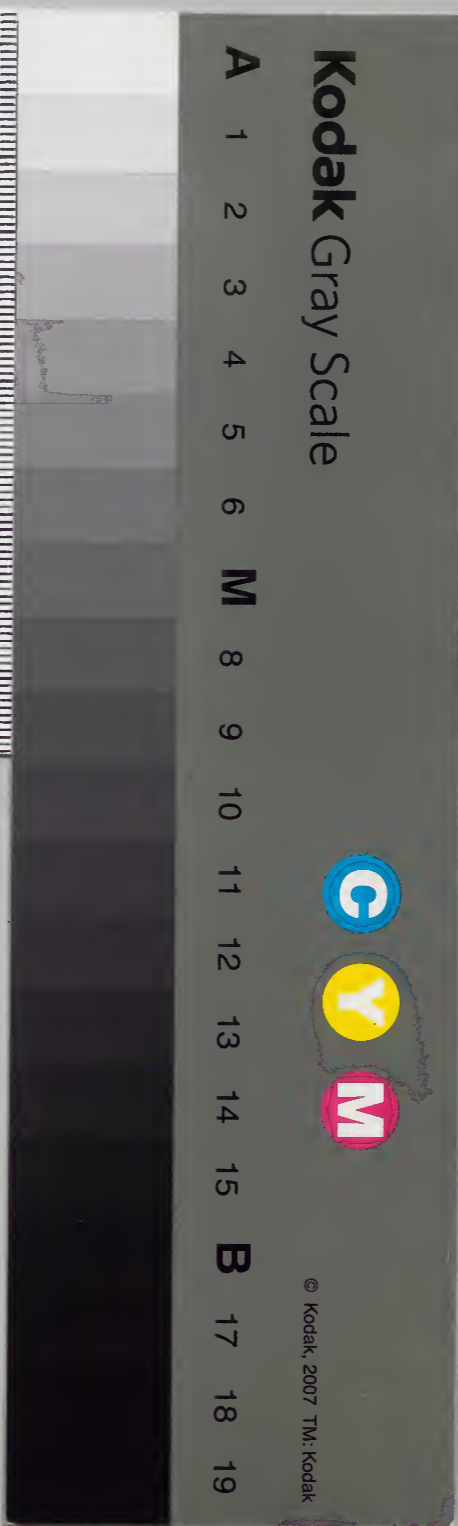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四	四	四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〇	〇		書
函	冊	號	類

自百六十四
至百六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60	
冊數	40 (30)		
函號	281	5	



八十九 歸崇敬登融

奚陟

崔衍

盧景亮

王滄中

薛平

衛次公

洙

薛戎

丁公著

崔弘礼

崔玄亮

王質

殷侑

盈孫

王彦威

九十 鄭餘慶

澣處誨

鄭珣瑜

曹裔倬

高郢

鄭綯

權德輿

崔群

一 賈耽

杜佑

式方

悰

怡

牧

顏

令狐楚

緒

二 白志貞

裴延齡

崔損

韋湜

李齊運

李實

皇甫鏞

錦

王播

三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伍

韓華

陳諫

凌準

韓泰

陸贄

劉禹錫

四 杜黃裳

裴均

李藩

韋質之

澳

綬

溫

甫

祐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

一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唐書其六十四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

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

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

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

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

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

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

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

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

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

左客員外郎復兼修撰代

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

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

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

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

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

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

木主按禮虞王用桑練王用栗作栗主

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

諸武中宗去王存廟以備

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



必每都別立神王也若曰神王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未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五義天子祭宜母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於春秋釋奠孔子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賀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暉之

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止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者柙篋大版今學不教樂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

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贊甲服脩一束酒一盃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酌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一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一許兼收焉天下

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繒帛儒生以為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子登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出其下而進

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
懷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卽位以東宮恩
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
諫爭內外傳爲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
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憲登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蹏咎
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幾死
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
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爲翰林學士進
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
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

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
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
陰院以虞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
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
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
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軍錢益所坐子弟
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爲相惡
之徙祕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歲間出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
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
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爲京兆人少篤志通羣書大曆

未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尉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史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職田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狼料積于省宅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人以爲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鈎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撈掠甚急內以險

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旣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擿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也十五年病癱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爲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日底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子敬立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敘居父喪跣護柩行一里道路爲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汗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卽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

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譖無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爲李子邵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卹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宜歛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慕

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藏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贇裴肅爲之倡贇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諡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粹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

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卽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
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
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
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剏治道之要著書上
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
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
者又有王源中

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
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
設更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
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
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加之遂失帝意以疾

自言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下節度使
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
咨美

薛萃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父順爲奉天尉與
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一輒謝絕萃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
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
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嚴薄所衣綠袍
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二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祿卽分散親屬
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萃不肯
去故論者高萃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諡曰宣萃於文章中長於
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萃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
大夫萃子膺大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

絳遇害齊死于難鷹聞不及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綱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豕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綱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綱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綱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綱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卽優補

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廷請罷兵帝將相之制橐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絜子洙舉進士尚臨真公王檢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官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卽使戎攝刺史按置其臯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

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
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
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爲藩府交
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
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
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橋未貢先
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尚
約束詭名與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
懷之悉奉粟贖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
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卽
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

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
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
放曰六經者聖人之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感敗得
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
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
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爲注訓蓋人
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
觀察使諡曰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
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
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使自副
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

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思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王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船具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間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澱內左軍至斬以狗証旅力絕人晉公裴以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

坐客上引觥三醕客上謂客曰我欲爲酒升次授客客流離盤

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啣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經高第授集賢校書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帛旌闕其間淮南節入輔政擢爲右補闕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讓牢切乃擢給事中

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孝觀察使薛萃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

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
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
萬斛使賑飢捐久之入爲太常卿大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
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四
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
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
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
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
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
判異等靈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
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箱

搆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
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
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
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齊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
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
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
劉宋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沂州宋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禹城
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充海鄆曹淄青當
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充開盲山故渠
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
斬之爲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
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

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
頗務多積素議訛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
喪客高郵卧苦終制地下濕因得庫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
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歛二州刺史
歛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爲茲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
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
不拜大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拜右散
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
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自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
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
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

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
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
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
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
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
學不勸諸生從授業者其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
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祕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
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
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爲官豎所惡
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
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白畏慎爲政必先究風俗

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
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蕢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娛貞元
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
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
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
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
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
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
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絜廉稱入爲衛尉
卿文宗卽位李同捷叛而廷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
官議尚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

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人爲遠
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
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瘵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
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羸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
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二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
兵三萬仰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
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詹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
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
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費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
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
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
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賂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

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四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二官刑部覆訊
當流未決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賊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
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
不直復用爲天半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
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
綵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
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
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
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
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
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
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疆直名晚節內冀台輔稍務交

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
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
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悉爲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
宰相建言修復宗廟功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
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
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
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
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
皆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
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
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通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

補容典皆盈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訶官彥威承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公華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十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

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必告于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畢又還告太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視辭誤奪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爲煩還兼史館修撰與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

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嘗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二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二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樞柅姦冒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稟縑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

成初有詔禁止時宦
悅媚士良等又劾王
皆敝惡攝吏送臺獄
衛尉卿俄檢校禮部
所容徙節宣武封北
右僕射諡曰靖

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彥威乃奏復與直
播貢羨贏以冀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縑
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
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二千餘所盜無
海縣子性彊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
配天子以下北面拜
德固自有次第崇敬
賢無有折其非是者
其從於陳蔡者亦各
夫子志哉觀七十子

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
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
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
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謂庶幾
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爲哲豈
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

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
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
必有辨其妄者

歸奚二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終唐書百六十四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禹川也鳳蘭氏

唐書百六十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
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為翰林
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罪為民訢闕下詔御史
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二為三司與功德判官
諸葛述參按述也言與三司雜治時建其
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章事每多傳經
義素善度支使陳必左事貶飢飢朝廷
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一故故
書左丞召會憲宗上即其官復拜中書
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
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繼執頰姑

及古閣

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澳傲
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澳以賊敗帝
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
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
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
鼓餘慶以時平秦復舊制出為山南西
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
計考使府賓吏以電功借賜朱紫率十八
賜與每朝曾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
惡之始詔餘慶條其革遷尚書左僕射僕
以宿德進公嗚呼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
為詳定使傳之於世餘慶引韓愈李程為
崔郾陳佩揚嗣復

庾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稱詳衷俄年
為太子少師封榮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
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
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
給一月奉料為賙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
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
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
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
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
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
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
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
父昭國坊細第

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不補藹敢言無所諱憲

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以杜其欺餘慶

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為侍講學士帝

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人隨卽酬析無

使粹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

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

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

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四子處誨從讜尤知名

處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

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特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孤緇魏扶皆澣

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

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節度先是林邑蠻內

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勳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

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

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

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

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

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

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

從讜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

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

多也時承軍亂剽寇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喻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繫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

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展於後生數稱譽之展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擊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于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

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王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王儁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儁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

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卽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

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諡不嫌異曰諡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于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羅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徂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免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

開勅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閱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閱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閱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閱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

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夢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

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稟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人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二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鼓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蟬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

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飾帝悅謂宰相曰朗授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

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大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眾資糧屢取足於人勞罷郊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敝欲以此時輿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救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石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

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哉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掾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旣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堆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

動自絕于天十宰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
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
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詰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
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
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
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
請謁顓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
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
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
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
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
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
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
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
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旣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
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
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
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
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忽卧第與郢佑
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
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

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家顯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即備焉仕至京
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
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為起居郎翰
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
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
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
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
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
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

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扞中人得卿
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
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
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
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
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
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
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
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
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
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

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煇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流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眾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

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覈本未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監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

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祖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

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紬放者自謂技狃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長既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紬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凌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

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

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旣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又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僕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閩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王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止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配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

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爽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誦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糺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

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謂感動羣以是諷帝故縛銜之帝卒自相縛會羣臣上帝號縛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

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是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誦桓

侯也

與吳之也... 謝于中... 贊曰聖人不異... 尚書卒年六十一

陳史... 興信... 京左... 之貴...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百六十六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

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救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姦謀冀有

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二尺以寸爲百里

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桀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

雷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各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雜使

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剗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掣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一
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
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
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
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
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二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
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
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
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
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
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七人如奴固無
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

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
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勲級纔
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大多回
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杞
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
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廛閭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
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
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情請于朝帝不
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
之佑具舡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
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

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弃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

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上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疆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

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
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
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
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
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
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
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
精於吏職爲治不敝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
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子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

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
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
羞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
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
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
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
辭疾唯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
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
計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替著于
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

監軍請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琮曰吾不奉詔而輒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琮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
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
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
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
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侗更表以爲祥獄囚積
數百千人而荒涵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
爲畱守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
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
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
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侗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

進乃授侗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侗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
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
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
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侗侗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侗不意
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侗於大
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
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喬休懿宗時歷翰林學
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
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蕭山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
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
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

休同死悰弟悛

悛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悛勸出家屬以身守悛曰吾出百死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悛之聞難完濟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悛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悛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悛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悛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悛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謙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悛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

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悛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悛約降悛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悛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悛拊節士皆殊死奮而辛謙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

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二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夫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

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裏混頡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滌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疢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
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
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
點曼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
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
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
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
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
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
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
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
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
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

巧之久也俄而澤潞下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
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以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
陳病利尤切至小吳季甘李中敏朱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
等不及也牧亦以此時無右援者從兄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
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
皎皎白駒字或曰適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
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
杜顓足敵數百人以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
貴盛賓客無敢忤以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
顓吾無今日大和不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

敗行未及都聞難正即辭疾歸顛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祭之裔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弟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僭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僭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謹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祝以徧示士人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豈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鏞以言利幸與楚

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宥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鏞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眾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眾遂定度出太原鏞薦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鏞得罪時謂楚緣鏞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為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

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
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
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
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
論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
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
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
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
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
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
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

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
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
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
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
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喋血京師所宜停止詔
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診
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衾櫬橫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
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
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宐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
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
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

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父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搃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

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

六七萬徐之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愐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家赦所以未卽降者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如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渙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宰相因瀉與羣進士言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

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謨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宅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

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
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佐楚皆倖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
大節責之盍礮中而玉表歟棕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
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賈杜令狐

傳第九十一

唐書百六十六

唐書百六十六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百六十七

唐書百六十七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
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
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
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
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
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
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
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
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
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今與尉交訴所賊京兆

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
卽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
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
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
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
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
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
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
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
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殿牧地水甘草薦與
苑廢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
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

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
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
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詔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
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至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
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
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
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券子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饗餼
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
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
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
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

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塵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脇就功號曰敕索弗讐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案覆覆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拮糞上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

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甌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制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

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
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
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
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
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
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
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
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
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
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
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

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
訊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
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
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
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
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
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
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
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
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
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
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

天下召崔芋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弃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遂不事齊運怒粹辱之死於廷遂家

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論誅卒不直遂冤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廢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愆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

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怒奏踐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貢外郎卿為讒短遷斥者甚眾專情警色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取三十萬緡吏乞貸豪釐輒死案之事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

詭曰歲雖早不害有秋乃峻責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者警誦箴諫雖諛託諭何誅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眾誣尸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見顏開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陪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

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移死虢州

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

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遷吏部貢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旬剝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

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
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
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
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
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著鞞
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
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
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
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
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
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
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
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
曰此內庫所出牢韜可服彼言
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
言後議帝號鑄乃譖羣抑損徽
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
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
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收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
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
捕得鑄與道古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
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
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
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鑄弟鏞字蘇卿第進士
鏞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鏄不悅乃求分司
爲太子右庶子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
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
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

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整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賊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播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弼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

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宮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鏞用事更忌播而以昇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掎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爲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

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嘗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二銀器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

書歸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

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宥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廢積成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

欲引與共政卽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網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蓋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畱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

相無内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册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勝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謨集亦多災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帝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瑗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

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
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
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
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
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
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
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
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
芍水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
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

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
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謹曰黃頭軍將度海襲
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
家僮乘城責讓矢旡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
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
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
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
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

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瑛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
不足畏若澤瑛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
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
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
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失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
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終

唐書百六十七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魏州中書省
氏甫何甫

唐書百六十八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
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
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
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
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
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
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
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
帝詔金吾何得用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
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
中獨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旣爲所引然外迫

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伍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

殿下收厭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皋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伍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伍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伍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擘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

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俛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
伍復力請乃聽二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
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
鎮行營兵馬使奉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
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
朝奉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
珍等皆在喪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
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
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
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
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

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
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屬方畱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
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補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泣下太子
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伍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
騎常侍待詔伍本關茸貌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
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伍之無間也叔文入止
翰林而伍至而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伍尤
通天下賦謝日不闕爲巨置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叔文既居喪伍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摠北軍不許

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暉者澆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侄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

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諡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頭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

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僖僖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以快心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

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被廢乃奏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頽宮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

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生財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元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界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

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徒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陘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

奔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爽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

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貽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言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云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曠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輓輓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癘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惕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蕪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元盜嫂娶孤女搥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見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比皆壞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澳恣下才未伎又嬰痼病雖欲
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
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
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
寢無復恨矣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
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
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功甚失厥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
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敷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
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
流以訛越乃奮敝鬪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敲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

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而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而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管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祇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

度克懷于有珉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
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
虞神鼎脇毆縱踴俾東之泰山石聞作大號謂
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
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
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
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
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
乃溲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孫
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
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
于邦治以敬于
將之仁函于膚
夷懿其休風是
刑輕以清我完
子思孝父易患
之誠神宜鑒于
西東祇一乃心
之心誠篤之神
延永永毗之仁
無替厥符宗元
本始分孰非余
而觀古今怪

威殄戮咸隆厥緒無劉于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賦之既信直兮
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雖盱而混茫
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且曰道有象兮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文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則失貞謹守而
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兮出入綸經登
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謨以植內兮欣
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者果於自用兮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讒妬構而不戒
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迫勢危疑而多
雖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曩昔欲操術以
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危今鼎鑊幸皇鑒
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重仍乎禍謫既

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其為符也而其
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知珉增以騶
刃莫畢屠澤燠于爨瀉炎以澣勃厥凶德乃到禪皆尚書所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糗以天下復承舊
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不貞邦用不靖
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四海以為鼎跨
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鈞于北祝栗于南幅號呼騰蹈莫有
祝唐之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况疏為冷風人
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有別膏流節離
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白嗚呼矣途焚圻抵拑
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微曰懲咎懼用祇于元德
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據阻命遏德義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
今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
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
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
惟懼夫誠之不二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
分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
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
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
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且
氏克歸于唐躑
積藏于下是謂
于厥刑不殘而
于治凡其所欲
革不竭貨力不
祖之則澤久而
不干天于其人
天茲為貞符哉
以桑穀昌以雉
亡漢黃犀死莽
大保人斯無疆
乃黜休祥之奏

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青惺惺乎夜寤而書駭兮類磨靡之
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
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率以淫雨兮聽嗷
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
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汨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繫夢以縈纏哀吾生之孔
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
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
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以割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輻軻羈余志之脩騫兮今何為此戾也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
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

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
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
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
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
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

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
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畱後叔文敗貶郴州司
馬李英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
子畱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痕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
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
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
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
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畱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

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宐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
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終

唐書百六十八

唐書百六十八

無為豈必利神第九十四

唐書百六十九

唐書百六十九

納之由是平夏示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
號中興自黃裳使主雷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
為河中晉絳節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
獻黃裳達權變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亂入為侍御
及敗悉力營救恐十棊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
終不怒譴然除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
究其才及處外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
節度使高崇文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
念舊功但流憑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
曆初擢進士第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
武舊事元和時滿叛議者以闕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裳首建憲宗監
出為天平節度
裴垵字弘中絳
原尉藩府交辟
辭判研覈精密
書舍人李吉甫
子比日人物
之垵即崖略疏
覆視皇甫湜牛
直以為任公卿
書門下平章事

通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備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
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
雖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
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
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損諸侯則
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
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
吏能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
明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吳聽政衛
稱帝舜恭已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

杜裴李韋列傳
杜黃裳字遵素
方府子儀入朝
動衆心欲代子
是諸將很驕難
史為裴延齡所
欲請其地賜公
叔文用事黃裳
執誼曰公始得
以一官見賣即
書門下平章事
白罷之俄而劉

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
勳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
曆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諡曰宣
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
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說進藥疾遂甚
吏不其別流品通饋謝無繫白名當大政未久不
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
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
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
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為鄭覃所佑宣宗感章
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赦因奏罷中人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不切于機崇文罷為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崇文懼一死力使不得意卒

始德宗創艾多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欲立者故大將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均校
朝廷黃裳每從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
天下治帝嘗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得其要因推言禮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
者至簿書獄訟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事見嗤前世魏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帝器均方
士傳食太宗笑溥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均中書侍郎同中
敢不力孔子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天子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
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瓘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瓘欲有關說帝電均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均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
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均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均權因探帝意自請
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均固爭以為從史苞逆節內連
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
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倚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
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均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

惡稔可圖狀埒比遣往得其大將重胤等要領埒乃爲帝陳從
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
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埒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
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埒奏承瓘首謀無功
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
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畱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
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所在以畱州送使之入捨公
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埒奏禁之一以公估準
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
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埒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
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埒獎
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埒埒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
大慙埒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
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埒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
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居三月益瘳乃罷爲兵部尚書埒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
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埒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
錄吉甫以埒引疾解史任不宐冒奏乃徙埒太子賓客罷武等史
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埒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
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
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埒明

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

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器會鄭綱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置之者何致而然及祈

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

人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垺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

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汗朝籍忠義竟能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畧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二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

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覘李正辭辭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覘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鈎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異督諸道賦租異諷州縣厚斂以獻貴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

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

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
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關州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
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
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為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
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浸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
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為
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
盜簿書為姦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旬歸樊
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
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
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
怪妄宐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

鎮刺史欲各悉州郡

右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

手加細次題為處分

邠州刺史辟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

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

具進上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綬以其

友楊凝親老故讓之

不對以親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

府德宗時以左補闕

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遠帝常幸其院韋

妃從會綬方寢學士

鄭絳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襪袍

覆而去其待遇若此

母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

帝輒不悅出入八年

生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九月九日帝為黃菊

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

遽奉和附使進帝曰

為文不已豈頤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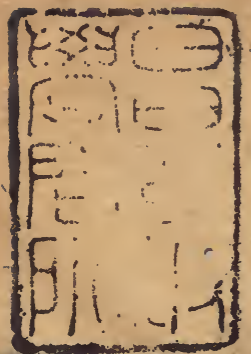
騎常侍弟纁有精識

為士林譽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既謝輒解歸侍親瘵不支服除李逢吉辟不測溫倡曰丞相操使上蒙霧咎邪率同漏罅詔宗正將作營自敕中人葺之溫諫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

竊惜之請還將作司官脩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意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為賓客久之卒為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陛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

貶康州司戶參軍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論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望



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聞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以備祐爲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贊曰杜黃裳善謀恭坦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蕭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貧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貧貧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